

## 柳绿草青思念浓

编者按

清明，是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时节。它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，珍惜眼前的幸福，更让我们铭记和缅怀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那份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烈士的景仰，始终如一，永不消逝——

## 向英烈致敬

◎赵玲萍

清明，万物生长，我们赞叹新生的希望。清明，细雨纷纷，我们缅怀故去的亲人，传承对生命的守望与敬重。清明，蕴含着国人多少深沉智慧、细腻深情，以至年年岁岁雨纷纷。清明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镌刻进骨骼的家国情怀，追溯血脉，追思历史，家国同构。这个慎终追远的日子，您可还记得，我们这个十四亿人的大家庭共同的先烈。

他们义薄云天，气贯长虹，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。他们，有的名垂千秋，有的早已埋没姓名，但万里山河就是见证。英烈事迹，镌刻进民族历史的长河。信仰永不凋零，英烈精神永驻人间，铭刻在一代代国人心中。

中华儿女自古就有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英雄的力量总会在最危险的时刻喷薄而出，凝聚成我们的民族之魂。近代以来，民族危亡之际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、国家富强舍生忘死，以血肉之躯铸成了威武不屈的民族脊梁，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幸福。

深受姜炎、周秦文化滋养的宝鸡人民，历来就

有为追求真理赴汤蹈火的豪气。西府这片红色热土上，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府第一次武装起义到第一次惨烈的“交农”运动；从西府第一支游击队到解放战争西府第一支武工队，再到宝鸡两次解放战役空前的支前运动……为了宝鸡解放和新中国成立，无数革命者在秦岭山间、渭河之畔舍生忘死播撒革命火种；他们在炮火硝烟中浴血奋战，在敌人的刑场上大义凛然，用青春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团人民子弟兵劈山填沟，战天斗地，贯通了陇海铁路，使祖国东西大动脉真正得以畅通，完成了新中国开发大西北的第一个伟大创举。艰险的筑路施工中，56位铁道兵光荣牺牲，英烈们的血汗浇灌成的宝天铁路，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。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，英烈墙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，松柏掩映下小小的墓碑，无声地述说着西府大地上的英雄故事，每一个姓名就是一个永不屈服的灵魂。苍生永记，青山不忘。

扶眉战役纪念馆，斑驳的黑白照片，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，单薄的身影、澄澈的眼睛，破衣烂衫也神采奕奕……站在时间的两端，我们虽未谋面，史料只言片语，不能完全知晓你们的故事，可我知道，信念让你们挺直了脊梁，坚定的眼神已然让人热泪盈眶。

“我活则我幸，我死则我不幸，勿以小事而挫大气，抱定主义，努力前进。”麟游第一个共产党员赵伯经为了革命家破人亡，在狱中写下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革命为天下人谋太平，我以一家之破败，换取大多数人之幸福，何乐而不为？”革命烈士王乐天被捕受尽酷刑，始终保守党的秘密，终被杀害。我曾满怀虔诚寻访王乐天烈士故居，亲眼看到烈士故居窑洞门楣上“爱祖国”“东方红”的字样。多少次，我为西府这片红色热土上曾有这样的英雄人物感到深深自豪。

万语千言，讲不完英烈的故事。硝烟战火中无比勇敢的你，在严刑拷打中坚贞不屈的你，迎着漆黑暗夜高呼呐喊的你——让我们铭记那一

个个永远鲜活的名字，一座座无言的丰碑。永远铭记，是他们用自己生命的陨落，点亮了后人的梦。

每个时代都有时代英雄。和平年代，突如其来的生死瞬间，也有一些凡人英雄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彰显人间大爱，献出血肉之躯。他们的牺牲一样伟大光荣，他们也是新时代的英雄。谁不知生命宝贵？谁不懂危险无情？英烈的生命烟花般陨落，平凡亦非凡。

悠悠数千年，中华文明历经战乱重创绵延至今，造就了无数英雄儿女。英烈们用生命最后的倔强传承着英雄永不消逝的光芒，映照着我们不灭的希望。春和景明，万物生长，让我们饮水思源，听一听英雄的故事，记住那些在暗夜里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化身为人生命烛照的人。缅怀是为了坚守，铭记是为了继承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在平凡的岗位上敬业奉献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清明，让我用一朵白花和满腔虔诚向英烈致敬！这最美丽人间四月天如英雄所愿。只要我们还记得，他们就还活着。

着手漫步，或肩并着肩闲谈，甚至相拥相抱，儿女情长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它们就迅速融为一体，盘桓在村子头顶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这幅古拙优雅的乡间炊烟图，从年少时起，就一直久久地珍藏在我的心底，有母亲的炊烟就是春天。

春天必然是这样的：春风依然柔和，阳光依然明媚，天空依然蔚蓝，云朵依然洁白，春光春色春景依然迷人醉人。

所有的花，交给蝴蝶去点数；所有的蕊，交给蜜蜂去编册；所有的树，交给风去纵览。而风，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，一一垂询。

春天必然是这样的，或者，在什么地方，它仍然是这样的吧，穿越烟窗与烟囱之间的黑森林，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。人们常说，母亲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如今，没有了炊烟，失去母亲，我的家还在吗？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诗情诗意还在吗？

## 英雄谱（外一章）

◎闫瑾

一座石碑，雕刻英烈的名字，高耸入云；一场战火，记录一段英豪的事迹，让固关再次被传唱。

仰望，仰望热血、信仰和情怀相融浇筑的精魂。歌颂，歌颂青山、绿草和如星的花朵。英雄常在，精神长存。

低首、祭奠。把名字写进心底，给英烈赋予体温。谁，不会悸动？不会心疼？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……他们是初长的孩儿，是血气方刚的儿子呀！他们，是战士！

生命在瞬间绽放火花，青春在花环中生长。英雄被定格在绿地上、蓝天下。固关，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，颐养英雄。长睡在固关的土地里，平添一页英雄的史页。固关记住了一个日子：1949年7月28日。这个日子，让固关解开神话，让英雄妙笔生成，写就西进的辉煌。

一束鲜花敬献在纪念碑前，英雄谱闪耀青春灵动的光芒。

生命赞

巨石里长出一棵苍劲的松树，成

了草甸独特的风景。行人驻足、观瞻、赞叹、推测。

巨石龟裂、风化，残骸脱落，遍体暗苔，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；苍松从巨石中斜贯而出，弯折向上、挺立，树冠郁郁葱葱，松塔点缀垂落。

我猜想，故事从一只鸟衔一枚松子说起，一枚松子发芽、成长；一块滚石坠落，恰好，幼芽破土。相遇，姻缘天成。风雨无奈存活信念，时间见证生命的神奇。

根须向纵深发展，扎入泥土，幼苗才有向上的力量，才能在一块巨石里破缝而出。幼苗长成坚韧的大树，巨石被变成一枚石钉，禁锢在崖壁上。

生命如此神奇，纵然有夭折、枯死的风险，却一味向下汲取、向上扩展，终于战胜了生硬的石头，拖着巨石向上伸展！

坚石在风尘中磨平棱角，淬化，被力量挤对；穿石而出的青松四季轮回，接收光华。

在此，我要为不屈的生命唱一首永恒的赞歌！

## 清明

◎妙宏哲

清明，这是让我忧伤而又充满希望的字眼。

清者，让我想到水，想到空气，想到人的心灵。明者，让我想到阳光，想到亮晶晶的雨点，想到儿童的眼睛，想到人的智慧，想到蓝蓝的天。

清明正值四月初的日子，在北方，其时有点微寒，但风中是湿润的气息，各种植物也都开始明显地现出勃勃的生命迹象了。在我的老家，小麦在这时候开始拔节生长，油菜花开始吐露花蕾，酝酿一场盛大的金色演出，槐花似乎也要开放了，开始吐出清香。还有，我记得故乡庭院中的梧桐花开得正好，那花是浅紫色的，树很高，就好像是一团团紫色的祥云笼罩在小村的上空，花的气息很淡，很朴素。我记忆中的小村，这时是最美的。这是春的出场，也是一切希望的开端。

现在生活在城里，四月初一切仍然是很美的，充满勃勃的生机，带给我无限希望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时候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笼罩心头，挥之不去，眼睛也有点湿润，有想流泪的感觉。

想到一句诗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这“断魂”二字，既可以理解为一切生动得令人心醉，也可以理解为忧伤以致心碎。而我，似乎感觉一种如潮水涌来的忧伤正在漫上我的心头，生的忧伤、命的忧伤，就像窗外的雨，我用手蒙上眼睛，想像孩子一样，让泪水从指缝间流出来。

清明，是人们追思故人的时节，这

两个字，在这样的时间，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呢？

我想到曾见过的山谷里静静流淌的泉水，清澈而透明；我想到曾见过的山野里静静开放的兰花，清澈而透明；我想到孩子的眼睛，乌黑的瞳仁，亮晶晶的，清澈而透明……

清明，唤起了我们多么清新而生动的记忆，生命好像突然淋了一场春雨，湿润而迷茫。那清亮的雨水，让现实中的一些东西模糊，让记忆中的一些印象清晰，我们会因为曾经拥有而充满甜蜜的幻想，会因为失去而溢满淡淡的忧伤，也会因为这润湿的时间带给我们希望而心生几许对未来的期待。于是，清明时节，我们喜欢走在雨里。

带着对生命暖暖的回忆，我走向逝者的坟前，献上精心挑选的鲜花，忧伤而幸福，那是对消逝生命的祭奠，那是对生命神圣的思考。

清明，是生命的节日。我固执地相信生命是永恒的。

清明，是对生命终结的祭奠，也是对生命不息的礼赞！

## 母亲的炊烟

◎张继芳

在我的记忆中，春天必然是这样的：从绿意内敛的山头，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，扑簌簌，从树干上滑落。一朵悠悠然的白云唱着歌走过山麓，从山麓唱到了低低的村庄，唱入篱落，唱入一只青蛙的黄蹼，唱入母亲那一丝丝渐白的鬓发，一条条刻着岁月沧桑的皱纹。

今年，春的细风，迟迟没有吹开我纷乱的思绪，摇曳的枝头，依旧恋着冬还未褪尽的清寒。厚装紧裹的背后，不只是匆忙的身影，还有一颗缄默的心。午夜清寂，总是喜欢用手指和键盘合奏一些心底的思绪，来丰腴夜的安静。不喜欢这样的清寂，这样的时刻，会让我的心异常清醒，清醒得会感觉到随风飞扬的发丝划过脸颊之后，留下细微的疼痛。痛的，有一丝想流泪的冲动。

一个佝偻的背影，便在我渐渐模糊的眸光里，饱满。

如果，夜的寒，能封

住那一缕痛楚的想念，我也就不会害怕年之后的春天。

一次无意的踏足，我游弋到母亲用一生垒砌的世界，顺着那一针一针纳的布鞋底，慢慢地感觉到了母亲从心里流泻出来的温暖。一生的淡泊，一生的隐忍，一生的疼爱，一个个的猜想和疑问，变成了午夜一阙无解的词韵，我静静地斟酌着。如果我不去上班……如果医院照顾母亲的是我……就在那么一瞬间，驻足，连同洒满了月色的夜，定格在我的眸底。

午夜，风扬起的浅笑，莫名地吹乱了我宁静的心湖。早春微寒，一枚亏欠的心事，却痛了夜的眼眸。那些过往的岁月，挤满了心里小小的空间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紧紧握住的温暖，烫烫的。仰视母爱，母亲躬耕的姿态，清晰如昨。

我的母亲一生都与炊烟难分难解。一年四季，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，就

是先到厨房升起炊烟，不一会，宁静的小院里，就会有一股五谷的清香弥漫开来。每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，总是揽柴烧炕。一天一天，年年，炊烟缭绕成了母亲心中温饱的凭据、心灵的归宿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也氤氲成了我心中淡淡的乡愁、浓浓的母爱，看到炊烟，我仿佛看到了慈祥的母亲。

小时候，炊烟于我是四季不变的一道风景，而于母亲却是一年四季不停劳作。在母亲心目中，一个有烟火的家，那才算家，才有温饱的生活，才能让人踏实地活着。

炊烟是有灵性的，它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。生活顺畅时，炊烟就丰满，岁月艰难时，炊烟就薄弱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是炊烟最稠密、最鼎盛的时节，也是母亲最繁忙、最快乐的时候。那些日子里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冒着炊烟，袅袅悠悠，有的乳白，有的灰白，有的青黑，它们在村庄的上空像久别重逢的乡亲那样，或手挽